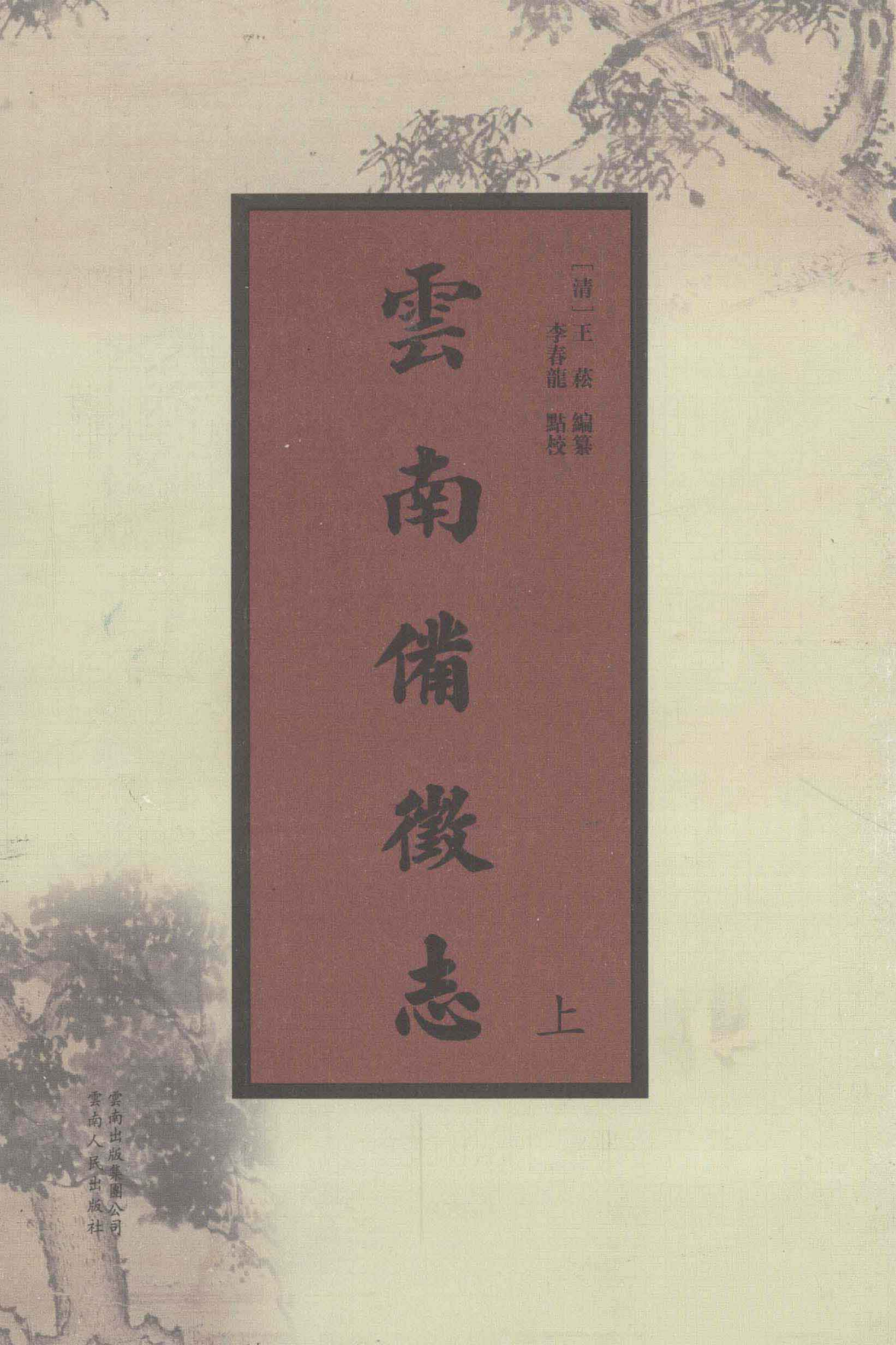




# 雲南備考

## 上

〔清〕王 崧 編纂  
李春龍 點校

雲南出版集團公司  
雲南人民出版社

# 雲南備徵志

〔清〕王 崧 編纂  
李春龍 點校

上

雲南出版集團公司  
雲南人民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雲南備徵志. 上冊/(清) 王崧編纂; 李春龍點校

. —昆明: 雲南人民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222-06497-3

I. ①雲… II. ①王… ②李… III. ①雲南省—地方  
史—史料—古代 IV. K297.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0) 第 182582 號

責任編輯: 王小燕

裝幀設計: 楊曉東

責任印製: 洪中麗

書 名 雲南備徵志 (上)

作 者 [清] 王崧 編纂 李春龍 點校

出 版 雲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雲南人民出版社

發 行 雲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環城西路 609 號

郵 編 650034

網 址 [www.ynpph.com.cn](http://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mailto:rmszbs@public.km.yn.cn)

開 本 889×1194 1/32

印 張 21.75

字 數 450 千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排 版 上海傑申電腦排版公司

印 刷 雲南福保東陸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書 號 ISBN 978-7-222-06497-3

定 價 180.00 元 (上、下冊)

尊敬的讀者: 若您購買的我社圖書存在印裝質量問題, 請與我社發行部聯繫調換。

發行部電話: (0871) 4191604 4107628 (郵購)

# 前言

李春龍

雲南備徵志是雲南省名儒王樂山先生於清道光年間纂輯而成的一部有關滇中掌故之作，在雲南省諸多的史志圖籍中，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正如陳榮昌先生「號虛齋，字小圃。昆明人。咸豐庚申年六月十四日生（公元1860年），民國二十四年九月二十日卒（公元1935年）。壬午，領鄉薦第一。癸未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丙戌，授編修」宣統二年在其重印雲南備徵志序中所講：『滇中掌故之書爲滇人所纂輯者，以趙州師荔扉之滇繫、浪穹王樂山之雲南備徵志爲尤著』。

樂山先生諱崧，原名藩，字伯高，一字樂山，號西山。生於乾隆十七年（壬申）十月九日（公元1752年），卒於道光十七年（丁酉）十二月二十八日（公元1838年），壽八十有七。其先世居江南上元縣，明初從征有功，世襲雲南浪穹縣（今洱源）土典史，遂爲浪穹人。先生爲十五世。乾隆己酉（公元1789年）舉於鄉，嘉慶己未（公元1799年）成進士，知山西武鄉縣。治事之暇，修葺韓山書院，捐膏火，置書籍，以所學教授邑人。後去官，改教職，嘉慶丙子（公元1816年）主講晉陽書院，日以經史策勵學者。

既歸滇，適有修志之舉。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開館纂修雲南通志，雲貴總督阮元遂延爲總纂。雲南備徵志即其戊子（公元1828年）、己丑（公元1829年）間總通志局事時，編纂之暇，搜集前人紀載滇事之書四十八種七十餘篇彙爲一編。積稿未成，先生以病辭歸，僑居大理。或云阮元入京述職，先生與繼任者不協，『託嫁女辭歸』（見趙藩續雲南備徵志序）。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阮元芸臺、伊里布莘農飭刻板行世，惜今完本難求。

樂山先生淹通經史，尤長於考據，袁嘉穀先生云：『吾省考訂之學，首樂山先生』（見袁嘉穀說緯跋）其著述除雲南備徵志之外，尚有說緯、樂山集、道光雲南志鈔、樂山製藝等流傳四方。

樂山先生纂輯雲南備徵志之本意，正如他在本書總序中講到馬端臨文獻通考時提及的『又引江淹之言，謂修史之難，無出於志，然則志非廣徵文獻不能作也』。而『雲南雖僻處一隅，然著述之家，未嘗無所紀載』，『今博考羣籍，綴輯爲一編，名曰備徵故實，以備一方掌故，且供志書採擇』。即先生所爲，志在集中昔日有關滇事之史料，以供備徵採。

然經咸同兵燹，板燬，所存殘缺不全。後經呈貢秦光玉瑞堂孝廉搜訪，始成完書，復被高等學堂教習日本江部淳夫索去不還。光玉先生在重印雲南備徵志跋中稱：『玉積二十餘年，零星購置，始獲有原刻本全書。』光緒丙午（公元1906年）夏，李厚安庶常代日本江部教習借去，後屢索不得，庶常乃募鈔以賞，於是刻本變爲鈔本。『宣統元年（公元1909年）己酉冬，滇開圖書館，徵南中舊籍，瑞堂出其書，代理提學使郭燦子南遂用集字排版印行數百部以廣其傳。』

## 二

談到它的價值，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二月宛平查林在其雲南備徵志弁言中講：『林見而悅之，亟以呈芸臺宮保、莘農中丞二公，咸曰：「此滇南大典故也，蓋取局中經費，先爲付梓，以沾溉滇多士。」而仁和和葉爾愷在重印雲南備徵志序中稱其『當與師荔扉之滇繫並重來葉，藉以存南服之逸獻，而備國史之取材。』並稱：『是書既行，覽觀者摩挲金碧之故蹟，深究夫廢興遷轉所由來，庶或於研討新理之餘，益觸其愛國愛鄉之思。』除供備徵採之外，教育後人，了解滇史，『觸其愛國愛鄉之思』，當是更深層之意。作爲研究雲南地方史，特別是對於研究雲南地方的民族學、民俗學、民族史，亦具有非常重要之價值。

將零散的見諸於史書和專書的有關雲南的珍貴資料收集到一起，編爲一書，體現了先生集中史料、備供徵採的原旨，它是一項最基礎而又十分重要的工作，是十分難能而可貴的。當然，就現今而論，如先前輩師荔扉、王樂山、李根源、方國瑜等重視和獻身雲南地方文獻收集和研究的，是越來越乏人了。

## 三

古籍文獻是優秀傳統思想文化的重要載體，要弘揚和繼承祖國優秀的文化遺產，要能讓更多

的人了解我國優秀傳統思想文化，並從中汲取營養，就要整理和研究這些古籍文獻，這是一項不能迴避的現實。雲南備徵志道光原刻本，完本已不可求，宣統二年（公元1910年）雲南官報局排印本雖尚有存，然數亦稀，且錯舛較多，爲使先生心血更加光大，今將其點校出版，以懷先生，以廣其傳。

宣統二年孟冬月雲南官報局排印本（以下簡稱原書）爲繁體字豎排本，計二十一卷，分十六冊裝訂。今點校本分卷仍依其舊，版式仍爲繁體字豎排，原書中之雙行小字，改以單行小字排版，開本爲三十二開，分上下兩冊。爲能盡量保存原書之本來面貌，且使之便於閱讀和理解，以原書與他書進行對校。凡遇重要歧異之處，或改動或保留，均作校記以白，附於各篇之末。對於原書中因避諱而出現的『弘』改作『宏』、『玄』改作『元』等字，維持原樣，未作改動，如『弘治』作『宏治』、『公孫弘』作『公孫宏』、『玄宗』作『元宗』之類；對於原書以異體字出現者，均一本原書，如以『歷』代『歷』、『曆』，以『甯』代『寧』之類；對於因形近而誤或誤而無歧義者，則依據文意或他書徑改，並不說明，如『刺』改作『刺』、『雋』改作『嵩』、『紵』改作『紵』、『已』改作『已』之類。

原書所收資料，在民族稱謂上，時或出現帶有明顯歧視性用字，如虜、狄、胡、戎、獠、狔狔、獬、獬等，這是歷代撰者囿於當時時代的產物，只能用分析、批判的態度去看，不可與今日之政治等觀。

#### 四

原書所收之文，有全書全文錄入者，如記古滇說、滇載記、南詔野史、滇考等；有的則爲一書的一個獨立章節，如華陽國志南中志、桂海虞衡志志蠻等；有的則爲節錄相連，並非本來面目，今亦從之，並不以刪節號補入，如資治通鑑、水經注等；所錄之正史部分，亦間有以上情況。然無論其全文或節選，均屬有關雲南的重要史料，先生爲之付出了艱辛的勞作，其用力之勤可以概見。

所收之正史部分，脈絡清晰，史事俱實。而所載之專書，可資參考，但仍有許多須考證之處，以待來者，就其所收之書的真實、可靠性，也還須觀者考究。

如蠻書（雲南志），方國瑜先生認爲樊綽所撰無疑，唯樊隨蔡襲入安南，事在處置南詔之侵擾，重在赴援，後事敗，而樊作此書正在事敗後留居安南之一年。但事在安南，處之安南，樊對雲南並未過多親赴實察，按方先生之見，除樊親耳所聞，親目所見之外，當是得之於韋臯開復西南夷事狀和袁滋雲南記，而向達注本對此則是精審之作（詳見雲南史料叢刊）。

如記古滇說集，方先生在其記古滇說集概說中講：『此爲採錄白古通紀及漢唐史書編撰雲南古史較早之作，刻本流傳，略經翻版，因作者參錄錯雜，且多後人篡改，以致謬誤』（見雲南史料叢刊）。祇就作者及其朝代而言，已是衆說紛紜。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存目提要謂『非惟道宗時代恍惚難憑，即其人之有無，且不可遽信』。並提出：『卷首有楊慎點校字，其即慎所依託而

故謬其文以疑後人歟？『王樂山先生亦在道光雲南志鈔卷三封建志序曰：『古滇說支離雜詭，乃好事者所妄造。』

如滇載記，雖刻本很多，但異詞亦不少。梁啓超在其古書真偽及其年代評語中曰：『楊慎撰述文章很好，手脚有點不乾淨，喜歡造假。』方國瑜先生在其滇載記概說中稱：『楊子在書跋中『自述滇載記成書用樊文白古通、玄峰年運志、萬曆雲南通志爲之鋪張，實則捏造其作書經過以欺世人也』。當然，這祇是就他撰書之源而言。且言楊子『編書有粗疏，未經精密考校，故多錯誤』（見雲南史料叢刊）。』王崧在道光雲南志鈔卷三封建志序中也講：『楊慎因得白古通之書，作滇載記，『推尋世代，乖謬實甚』。』木芹在滇載記後記中講：『楊慎富盛名，然名實難符，此爲弄虛作假之例。』

至南詔野史，方先生亦有考校，其在南詔野史概說曰：『王崧未見南詔野史刊本，所得數種鈔本，參互考訂，勒爲一編，不知如何取捨』。惟與胡蔚刻本大致相同，也顯較爲完備。稱『前人考究，以袁樹五所作（南詔野史書後）最爲精審，可供參考』（見雲南史料叢刊）。袁嘉穀在南詔野史書後稱：『南詔野史凡五本』，『今所傳惟胡本、王本，而王本最是徵信』。王崧跋曰：『滇志書往往稱引南詔野史』，『惟是流傳之本，俱屬鈔錄，未見有刊刻者。取數本互校，舛譌錯落之弊，雖各本不同，而皆不可屬讀』。『今就鈔錄諸本，參互考訂，勒爲一編，使如亂絲之就理，後之觀此書者，庶免掃落葉之憾焉』。

## 五

原書的故實目錄，與各卷之目錄以及卷內所收書目相異之處，時而得見，有省有漏有誤。省亦各個有別，有的省略了所收圖書之書名而祇存其細目，有的則只列書名而略去細目。如故實目錄中卷三之新唐書南蠻列傳上，則省去了『新』字，而新唐書南蠻列傳中、下，則『新唐書』三字全部省去；卷五太平寰宇記四夷徼外南蠻省去了『太平寰宇記』，之下之夢溪筆談不存，再下之桂海虞衡志志蠻則爲桂海虞衡志志略，文獻通考四裔考西原蠻（略）省爲四裔考西原蠻略，宋史蠻夷列傳（略）省爲蠻夷列傳；卷九、卷十之明史地理志七、明史諸王傳、明史沐英傳、明史四川土司傳一、明史雲南土司傳三省爲地理志七、諸王傳、沐英傳、四川土司傳、土司傳三等。諸如此類，不一而足，爲使其故實目錄與各卷分目，以及與內文標題一致，今概據各卷卷內所錄圖書之標題予以補正，以符原貌，以便查找觀覽。

在各卷的目錄中，更是略之有餘。如卷一史記西南夷列傳、漢書地理志上、漢書西南夷傳、續漢書郡國志五、後漢書西南夷傳、華陽國志南中志、山海經海內東經、水經注、晉太康三年地記、晉書地理志上、隋書地理志上，標作史記、漢書、續漢書、後漢書、南中志、山海經、水經注、地記、晉書、隋書，差異很大，亦以上述原則給予補正。他卷有類似情形者，均依此例。

標點本新編之目錄，悉依原書所收圖籍書名編排，而蠻書、資治通鑑、圖書編六則、南詔野史、

滇考、庭聞錄、維西聞見錄、雲龍記往、續資治通鑑各篇，則依內文所分章節列出了細目，以便查找。

另，原書卷一所收華陽國志南中志第二十七頁『於今三世』以下『鐔封縣有溫水』至第二十九頁『遂久縣』條『有縹碧石有青綠』，文字前後倒誤，不可屬讀，今據華陽國志南中志他本（雲南大學雲南史料叢刊、繆鸞和校注本）予以改正。

以上祇就些末贅述數語，聊作開讀之篇。然因樂山先生此書所收之文，時代久，跨度長，內容富，精覈整理，絕非易事。此次整理出版雖作了不少工作，終因資料佔有及水平之局限，努力之餘，仍有瑕疵，敬請覽者不吝賜教。

# 備 徵 志

宣統二年雲南官報局排印本封面

宣統二年孟冬月  
雲南官報局排印

# 重印雲南備徵志序

滇界中國之極西南隅，其山川之雄奇，物產之殷賑，實爲梁、益之奧區神皋。顧自軍興以來，疊經燹燹，凡夫魁士逸民之鉅述，先哲碩彥之方聞，蕩焉付諸洪劫。不獨居游是邦者懷舊咨嗟，即觀風訪俗者亦罔不深慨於文獻之彫佚也。呈貢秦君瑞堂家藏有浪穹王樂山先生所纂雲南備徵志，蓋自燹後零帙搜輯，積有歲年，始匯成完書者，其用力亦勤矣。宣統紀元，同人請於郭子南學使，用集字版印行，以廣其傳。越歲，工將竣，而屬余弁言簡首。余惟是書之至足寶貴者，厥有三端：著述之難，莫難於志乘，將以資史部之要刪，貽後世之典記，非若專家別集，徒以文采風韻揭標幟於藝苑，而無關於柱下之紀錄也，其可寶貴者一。掌故備藏，既無專司，僅恃耳目難語精覈，非失之略，即病於蕪。茲則隻字單詞，必有按據，排比整鍊，剪裁得法，其可寶貴者二。牘簡遺文，足資考證，而流傳既久，部目俱湮。茲則於史傳外，凡私家著作有關故實者，罔不力攬博拾，存雅祛鄭，是一書存而附麗以俱存者匪尠，其可寶貴者三。是固當與師荔扉之滇繫並垂來葉，藉以存南服之逸獻，而備國史之取材矣。抑余尤有慨者：今天下自變法以來，士趨新尚，遙譯之冊，充箱照軫，前民典籍，棄同芻狗。故雖學校林立，而欲延宿學之儒，主邦教之席者，曾不易覯。蓋歷史地理之觀念，或幾乎熄焉。今是書既行，

覽觀者摩挲金碧之故蹟，深究夫廢興遷轉所由來，庶或於研討新理之餘，益觸其愛國愛鄉之思，則尤余之所殷盼不置也夫。宣統二年庚戌孟秋仁和葉爾愷序。

# 重印雲南備徵志序

滇中掌故之書爲滇人所纂輯者，以趙州師荔扉之滇繫、浪穹王樂山之雲南備徵志爲尤著。滇繫，荔扉先生自刻之。雲南備徵志成於樂山先生總志局時，阮芸臺制軍、伊莘農中丞爲飭刻之。著書期於傳世，二書得梓行，幸何如也。然荔扉爲望江令，老死江淮間，其骨賴友人張溟洲太守舁以歸葬。滇繫刻於望江，其板片載歸與否不可知。即載歸，經兵燹，亦必與樂山之刻同付煨燼無疑矣。回亂平，三四十年間，大府屢訪文獻，滇繫遂重付剞劂，而備徵志寂焉無聞，惟秦瑞堂孝廉家藏其書一部耳，危乎，岌岌哉！千鈞一綫之延也！宣統元年己酉冬，滇開圖書館，徵南中舊籍，瑞堂出其書，郭子南學使乃謀排印數百部以廣其傳，而樂山先生將墜之緒，賴以不絕。自時厥後，備徵志一書，遂復與滇繫並垂不朽，天下快心事孰有如此者哉？吾於是更有感矣！王疇五先生亦鄉前輩中能文章、善著述者。樂山總志局，疇五亦總志局。樂山因修滇志，別成備徵志二十一卷，疇五亦因修滇志，別成滇乘二十五卷，疇五之書且先樂山而作。樂山之書既刻於昔，復印於今，將亡而復存，若獨有天幸者，而疇五之書，僅存其名，若其籍則亡之久矣。此吾所仰天太息而不能已也。然使疇五之書存，樂山生其後，備徵志或且不作，有疇五則無樂山，事固無兩全者，吾獨且奈何哉！庚戌春正月昆明陳榮昌序於翠湖西畔寓廬。

## 雲南備徵志弁言

浪穹王樂山先生，滇南宿學士。戊子己丑間，總通省志局事。編纂之暇，搜集前人紀載滇事之書，彙爲一編，名曰雲南備徵志。林見而悅之，亟以呈芸臺官保、莘農中丞二公，咸曰：『此滇南大典故也，盍取局中經費，先爲付梓，以沾溉滇多士。』林受命，釐爲若干卷，校讎以授梓人，而述其緣起如此。

道光十一年二月，宛平查林謹識。